

宋

論

宋論卷五

船山史論

明衡陽王夫之譔

英宗

集思廣益而功不必自己立大臣之道也而抑有不盡然者非光大宅心而忠忱不渝者其孰能知之夫博訪於前以盡人之才分功於後以獎人之善是道也則亦惟其當而已矣用人則采公論而後斷之以其真其合者則曰此眾之所允愜者也行政則訪羣議而後析之以其理其得者則曰此眾之所襄成者也此其所當者也若夫宗社之所以安大臣之所以定姦邪窺伺於旁主心疑貳於上事機決於俄頃禍福分於毫釐則疏遠之臣民既非其所深

喻卽同朝共事無敢立異而願贊其成者或才有餘而志不定或志可任而才不能勝徒取其志則清謹自矜之士臨之而難折羣疑抑取其才則妄興微利之人乘之而持魁柄如是者離人而任獨非爲擅也知之已明審之已定握之於幽微之存主而其發也如江河之決不求助於細流是道也伊周之所以靖商周慎守其獨知而震行无咎夫孰得而與之哉三代以還能此者唯韓魏公而已矣霍光之敢於易位也張安世田延季之共成之也所以然者光於大臣之道未純而神志不足以充也且其居功受賞之情不忘於事後則固斷之以獨而不可也而韓公超然遠矣人主長矣而母后之簾不撤宵小持其長短謗譖

繁興以惑女主而英宗之操縱在其掌中於斯時也非獨張昇曾公亮趙概之不能分任其死生卽文富二公直方剛大之氣至此而不充故決取何日之言如震雷之迅發而叱殿司以速撤但以孤忠託先君之靈爽而不假片言之贊助其坐政事堂召任守忠斥其惡而速驅以就竄必不以告趙槩而制之以勿敢異同嗚呼以如此事而咨謀於庶尹會議於堂皇騰書於章奏求其事之不償也幾何哉劉瑾一導淫之小豎耳非有熒惑宮闈動搖神器之危機也韓文倡之李夢陽成之九卿隨聲而和之劉謝后中而應之李東陽王鏊俛仰其間亦非素結瑾以微榮者而參差巨柄竟以空朝廷而長宵人之氣況守忠所挾者垂

簾之母后所欲動搖者入繼之嗣君則天位危而顧命大臣之竄死在俄頃間此何如事而呼將伯之助以召不測之憂哉韓公之獨任於已也其志之真盟於夢寐其道之正積於生平其情之定忘乎生死其力之大發以精神功何必不自已成名何必不自已立而初無居功立名之心可揭日月以告之天下易曰或從王事知_知光大也知光大者之獨行而無所恤乃可以從王事臣道之極致也文富諸君子且不難推而置之局外而況他有所倚哉趙汝愚之未能此也非韓侂冑不足以立功而事權失矣雖有朱子不能善其後也夫韓公之怛然無懼而以爲已任非一日也其請皇嗣也仁宗曰朕有此意久矣誰可者斯言

也在仁宗爲偶然之語而使顧瞻愿謹者聞之必震慄失
守而不敢爭公且急請其名以宣示中外視神器之所歸
如獻醕之爵睢所應得者而揖讓以將之此豈文富諸公
所能任而內無可援引之后妃下無可居間之宦寺則卽
有姦邪亦不能挾以爲名而相被害爲仁繇已豈襲義者
之所可與於斯乎無樂取人善之虛衷不足以經庶務無
獨行其志之定識不足以任大謀剛愎自用者及其臨事
而待命於人斗筭之器所受盡而資於瓶盎必然之勢也
漢王典禮之議古今之公論集焉夫粗而論之亦易辨矣
精而論之言必有所衷道必有所察彛倫不容以毫髮差
名義不可以形勢襲未易易也如苟古有可引而引之言

有可以奪彼而抗言之則匪徒其邪也其正者亦以數天
理而傷教本豈易易哉人之有倫也有同焉者有異焉者
同焉者理之在天下者也異焉者理在夫人之心者也胥
天下而親其親長其長一也統之於一其義昭明歷古今
統上下而不容異無所異則無所容其辨矣乃人各親其
親非以天下之所必親而親之人各長其長非以天下之
所必長而長之則名同而實異道同而德異義理同而性
情異執彼以概此辨愈繁而心愈離非精義以悅心者弗
能與於斯故曰未易易也以漢宣之於史皇孫光武之於
南頓府君例英宗之於濮王者非也漢宣雖繼孝昭以立
而孝昭不以宣帝爲子宣帝亦未嘗以孝昭爲父非若英

宗早有子宮中業已正皇子之名也光武上繼元帝序七廟之昭穆而已光武之生不逮元帝遭國中圯奮起庶宗自百戰以復漢社稷其不父元帝而必父南頓尤烈於漢宣故必正名南頓府君曰皇考親奉祀焉不可委之伯叔之子而自忘其所生也則固與英宗無中興之功烈而仁宗實爲其禍異矣故以二帝擬英宗而等仁宗於孝昭孝元不協於仁宗之心不協於仁宗之心則英宗之心亦不協此溫公欲以厚仁宗而不知適以薄故曰非也若夫歐陽永叔緣爲其父母之文以正濮王皇考之稱其不中於禮夫人而知之而未知其所以非也爲其父母服期此大夫以降世祿之家爲人後者得伸於其所生爾天子絕期

不得於此而復制期服蓋天子者皇天上帝明禋之所主
七廟先皇禘祫之所依天下生民元后父母之所託故於
伯叔父之應服期者生而臣之沒而從爲諸侯錫衰之禮
尊伸而親屈是以絕期而出後於天子則先皇委莫大之
任於其躬可以奪其所目生之恩德固與世祿之子僅保
其三世之祀者殊也則使英宗立而後濮王薨不得爲之
服不得爲之服則父母之稱不足以立矣而時無能以此
折永叔者非也溫公曰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
伯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者亦非也濮王之始絳節度使而
封郡王繇郡王而贈濮王皆以英宗故而受殊禮則仁宗
之爲英宗報本地也久矣益其封贈不爲加榮卽如其前

不爲有闕乎不得以其愈加之於所生而馭以爵祿固心
之所有憚而實心之所弗忍者也則封贈之說不可行矣
以所生言之則父也以族屬言之則猶之乎凡爲伯父者
之爲皇伯也固爲伯父不待立名實非伯父名非繇我而
爲之名曰皇伯固不如無爲之名而心可以安故溫公之
說亦曲就而非正也至若王珪之言曰陛下所以負展端
冕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此言何爲而至於人子之耳哉
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傳之子孫爲德而不可忘則是以
富貴故而父非其父以富貴所不在故而不父其父見利
忘恩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泯矣孝子於此將有懷慙自
痛追悔出繼之非敝屣天下脫之而逃耳以小人之心議

天倫之大沒天地祖宗之重任懷榮其身庇其子孫之私恩珪乃昌言此不道之說於廷而當時猶以爲允世教之衰非徒小人之亂之矣夫濮王旣不可稱者抑不可稱伯此中書所爲駁珪等議而議以當稱何親珪等窮矣苟據典禮以求其允愜自可不窮濮王已薨書召弗及矣若祭則天子於伯叔無喪畢致祭之禮濮王自有子孫世其爵延其祀俾奕世勿絕則所以報本者已遂而歲時修舉自屬濮國之小宗天子弗與焉天子弗與則稱謂可絕又何必致疑於名之何稱而徒滋聚訟哉然而英宗有難處者於此君子之守道也不昧其初濮王之薨英宗嘗執三季之喪矣未爲天子而父之已爲天子而不父則始末不相

應而前之哀戚以大位而改其素安能不耿耿焉此則仁宗之過也業已方四歲而育之宮中者二十五季知之非不深矣濮王超進大國之封爲英宗故立之非不決矣而不早正皇子之名別爲濮王立後以定其世系仁宗一猶豫而授英宗以兩不自勝之情故以韓公之秉正而俛仰以從歐陽之議實有其難處者存也處乎難處而容以率然之心議之乎求盡人倫之至者研義以極其精乃能存仁以無所憾孤持一義不研諸慮以悅諸心其不勝於邪說也必矣況如王珪之以人欲滅天理者乎

善化賀長齡

安化羅繞典 同校刊

清泉後學楊
汪湘重刊

宋論卷六

船山史論

明衡陽王夫之譔

神宗

言有大而無實無實者不祥之言也明主知之知其拓落而以是相震則一聞其說而屏退之惟恐不速唯智小而圖大志陋而欲飾其短者樂引取之以箝天下之口而遂其非不然望而知其爲妄人豈難辨哉王安石之入對首以大言震神宗帝曰唐太宗何如則對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又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臯鼈稷契彼魏徵諸葛亮者何足道哉嗚呼使安石以此對颺于堯舜之廷則靖言庸違之誅膺之久矣抑誠爲堯舜則安石

固氣沮舌噤而不敢以此對也夫使堯舜而生漢唐之後
邪則有稱孔明治蜀貞觀開唐之政於前者堯舜固且揖
而進之以畢其說不鄙爲不足道而遽斥之何以知其然
也舜于耕稼陶漁之日得一善則沛然從之豈耕稼陶漁
之侶所言善言所行善行能軼太宗葛魏之上乎大其心
以函天下者不見天下之小藏於密以察天下者不見天
下之疏方步而言趨方趨而言走走方走而言飛步趨猶相
近也飛則固非可欲而得者矣故學者之言學治者之言
治奉堯舜以爲鎮壓人心之標的我察其情與緇黃之流
推高其祖以樹宗風者無以異韓愈氏之言曰堯以是傳
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相續不斷以至于孟子愈果灼見其

所傳者何道邪抑僅高舉之以誇其所從來邪愈以俗儒之詞章安石以申商之名法無不可曰堯舜在是吾甚爲言堯言舜者危也夫堯舜之學與堯舜之治同條而共貫者也安石亦知之乎堯舜之治堯舜之道爲之堯舜之道堯舜之德爲之二典具存孔孟之所稱述者不一定以何者爲堯舜之治法哉命岳牧放四凶敬郊禋覲羣后皆百王之常法惟以允恭克讓之心致其精一以行之遂與天同其巍蕩故堯曰無名舜曰無爲非無可名而不爲其爲也求一名以爲獨至之美求一爲以爲一成之例不可得也今夫唐太宗之于堯舜其相去之遠夫人而信之矣而非出號令頒科條之大有異也藉令堯舜而舉唐太宗所

行之善政允矣其爲堯舜抑令唐太宗而倣堯舜所行之
成績允矣其僅爲唐太宗而止則法堯舜者之不以法法
明矣德協于一載于王心人皆可爲堯舜者此也道員乎
勝有其天綱湯武不師堯舜之已迹無所傳而先後一揆
者此也法依乎道之所宜宜之與不宜因乎德之所慎舍
道與德而言法韓愈之所云傳王安石之所云至簡至易
至要者此也皋鼈稷契以其恭讓之心事堯舜上畏天命
下畏民暑匹夫匹婦有一善而不敢驕以所不屑唐虞之
所以時雍也顧乃取前人經營圖度之苦心以撥亂扶危
者而凌躡之枵然曰堯舜之道至易而無難旦夕致也商
鞅之以脅秦孝公者亦嘗用此術矣小人而無忌憚夫亦

何所不可哉揚堯舜以震其君而誘之以易揭堯舜以震
廷臣而示之以不可攻言愈高者趨愈下情愈虛者氣愈
驕言及此而韓富司馬諸公亦且未如之何矣曹丕曰吾
舜禹也則舜禹矣源休曰吾蕭何也則蕭何矣姦人非妄
不足以利其姦妄人非姦無因而生其妄妄人興而不祥
之禍延于天下一言而已蔽其生平矣奚待其潰隄決岸
而始知其不可遏哉

君子之道有必不爲無必爲小人之道有必爲無必不爲
執此以察其所守觀其所行而君子小人之大辨昭矣必
不爲者斷之自我求諸己者也雖或誘之而爲之者必其
不能自固而躬冒其爲焉不然熒我者雖衆弗能驅我于

叢棘之中也必爲者強物從我求諸人者也爲之雖我而天下無獨成之事必物之從而後所爲以成非假權勢以迫人之應則銳于欲爲勢沮而中止未有可必于成也以此思之居心之邪正制行之得失及物之利害其樞機在求人求已之間而君子小人相背以馳明矣夫君子亦有所必爲者矣子之事父也臣之事君也進之必以禮也得之必以義也然君子之事父不敢任孝而祈免乎不孝事君不敢任忠而祈免乎不忠進以禮者但無非禮之進而非必進得以義者但無非義之得而非必得則抑但有所必不爲而無必爲者矣況乎任人家國之政以聽萬民之治古今之變遷不一九州之風土不齊人情之好惡不同

君民之疑信不定讀一先生之言暮夜得之雞鳴不安枕而揣度之一旦執政柄而遽欲行之從我者愛而加之膝違我者怒而墜諸淵以迫脅天下而期收功於旦夕察其中懷豈無故而以一人犯兆民之指摘乎必有不可問者存矣夫既有所必爲矣則所迫以求者人而所憮然忘者已矣故其始亦勉自鈐束而有所不欲爲及其欲有爲也爲之而成或爲之而不成則喜怒橫行而乘權以逞於是大不慙之事其夙昔之所不忍與其所不屑者苟可以濟其所爲而無不用於是而其獲疚於天人者昭著而莫能揜夫苟以求已求人必爲必不爲之衡而定其起嚮則豈待決裂已極而始知哉故王安石之允爲小人無可辭也

安石之所必爲者以桑宏羊劉晏自任而文之曰周官之法堯舜之道則固自以爲是斥之爲非而不服若夫必不可爲者卽令其反己自攻固莫之能遁也夫君子有其必成而獎游士也喜諂諛而委腹心也置邏卒以察誹謗也毀先聖之遺書而崇佛老也怨及同產兄弟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喪而捨宅爲寺以丐福於浮屠也若此者皆君子所固窮瀕死而必不爲者也乃安石則皆爲之矣抑豈不知其爲惡而冥行以蹈汚塗哉有所必爲骨強肉憤氣溢神馳而人不能遂其所欲則荆棘生於腹心怨毒興於骨肉迫及一蹶而萎縮以沈淪其必然者矣夫君子相

天之化而不能違者天之時任民之憂而不能拂者民之氣思而得之學而知其未可也學而得之誠而行之未可也行而得之久而持之未可也皆可矣而人猶以爲疑則且從容權度以待人之皆順如是而猶不足以行反已自責而盡其誠之至誠至矣然且不見獲于上不見信于友不見德于民則奉身以退而自樂其天唯是學而趨入于異端行而沈沒於好利興羅織以陷正人畏死亡而媚妖妄則弗待遲回而必不以自喪其名節無他求之已者嚴而因乎人者不求其必勝也唯然則決安石之爲小人非苛責之矣或曰安石而爲小人何以處夫黷貨擅權導淫迷亂之蔡京賈似道者夫京似道能亂昏荒之主而不能

亂英察之君使遇神宗驅逐久矣安石唯不如彼而禍乃益烈譏諷之辨硜硜之行足道哉

神宗有不能暢言之隱當國大臣無能達其意而善謀之者于是而王安石乘之以進帝初泣政謂文彥博曰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此非安石導之也其志定久矣國家之事相仍者之必相變也勢也大張之餘必仍之以弛大弛之餘必仍之以張善治者酌之于未變之前不極其數持之于必變之日不毀其度不善治者反此而大張大弛相乘以勝則國乃速敝夫神宗固承大弛而勢且求張之日也仁宗在位四十三季解散天下而休息之休息之是也解散以休息之則極乎弛之數而承其後者難矣歲輸

五十萬于契丹而頰首自名曰納以友邦之禮禮元昊父子而輸緡帛以乞苟安仁宗弗念也宰執大臣侍從臺諫胥在廷在野賓賓嘖嘖以爭辨一典之是非置西北之狡焉若天建地設而不可犯國旣以是弱矣抑幸無耶律德光李繼遷驚悍之力而暫可以賂免非然則劉六符處聲恐喝而魄已喪使疾起而捲河朔以嚮汴雒其不爲石重貴者何恃哉于是而神宗若處梃棘之臺盡然不容已于傷心奮起而思有以張之固仁宗大弛之反授之以決裂之資然而弗能昌言于衆以啟勁敵之心但曰養兵備邊待廷臣之默喻宰執大臣惡容不與其焦勞而思所以善處之者乎夫神宗之誤在急以貧爲慮而不知患在不貧

故以召安石聚斂之謀而徹天下然而無容怪也凡流俗之說言強國者皆不出于聚財之計太祖亦嘗爲此言矣飽不宿則軍易潰賞不重則功不興器仗甲冑牛馬舟車糗糒芻橐椎牛醢酒不庀不腆則進不速而守不固夫孰謂其不然者要豈有國者之憂哉漢高起于亭長無僭石之儲秦據六國之資斂九州之賦于閔中而不能與爭一戰之生死且以爲興亡之大數置勿論也劉裕承桓元播亂盧循內訌之餘以三吳一隅之物力俘姚泓縛慕容超拓拔氏束手視其去來而莫之敢較唐積長安之金帛米粟安祿山擁之而肅宗以朔方斥鹵之鄉崛起東嚮驅之速遁德宗匹馬而入梁州礪礪之土困朱泚而誅夷之則

不待積財已豐然後可強兵而挫寇亦較然矣若夫仁宗之過于弛而積弱也實不在貧也密勿大臣如其有定識與正告神宗曰以今日之力用今日之財西北之事無不可爲也仁宗之休養四十季正畱有餘聽之人心以待後起之用而國家所以屈于小醜者未得人耳河北之能固圉以待用者誰恃而可也綏延之能建威以制寇者誰恃而可也守先皇之成憲而益之殷憂待之十季而二虜已在我指掌則神宗不言之隱早授以宅心定志之宏圖而戢其求盈無已之妄安石揣摩雖工惡能攻無瑕之玉哉夫宋之所以財窮于薦賄國危于坐困者無他無人而已矣仁宗之世亦孔棘矣河北之守自畢士安撤備以後置

之若遺西事一興韓范二公小爲補葺輒貢心膽寒裂之
謠張皇自炫二公雖可分閫固不能出張子房李長源之
上藉使子房執桴鼓以敵秦項長源佩囊韉以決安史勢
固不能而其爲彭韓李郭者何人宋固不謀也懷黃袍加
身之疑以痛抑猛士僅一王德用狄青而猜防百至夫豈
無可恃之才哉使韓岳劉吳生北宋之代亦且束身偏裨
老死行間無以自振黃天蕩朱僊鎮藕塘和尚原之績豈
獲一展其起雄邪唯不知此而早以財匱自沮乃奪窮民
之鉢累止以供無益之狼戾而畜其所餘以待徽宗之奢
縱若其所恃以挑敵者王韶已耳徐禧已耳高遵裕已耳
又其下者宦者李憲已耳以兵爲戲而以財爲彈鵠之珠

當國大臣無能以定命之訐謾爲神宗宸告徒欲摧抑其
有爲之志宜神宗之厭薄已亟固必曰贊仁宗四十餘年
養癰之患者皆此儔也言之徒長祇益其驕而已嗚呼宋
自神宗而事已難爲矣仁宗之弛已久仍其弛而固不可
張其弛而又已乖然而酌其所自弛以漸張之猶可爲也
過此而愈難矣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神宗
急進富公與謀而無以對也宋之日敝以卽於亡也可於
此而決之矣

王安石之未試其虐也司馬君實於其新參大政而曰眾
喜得人明道亦與之交好而不絕迨其後悔前之不悟而
已晚矣知人其難洵哉其難已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夫知言者豈知其人之言哉言飾於外志藏於中言發於
先行成於後知其中乃以驗其外攷其成乃以印其先外
易辨而中不可測後易覈而先不能期然則知言者非知
其人之所言可知已商鞅初見孝公而言三王則固三王
之言矣王莽進漢宮而言周公則固周公之言矣而天下
或爲其所欺者知鞅莽之言而不知三王與周公之言也
知言者因古人之言見古人之心尙論古人之世分析古
人精意之歸詳說羣言之異同而會其統宗深造微言之
委曲而審其旨趣然後知言與古合者不必其不離矣言
與古離者不必其不合矣非大明終始以立本而趣時不
足以與于斯矣立聖人之言于此以求似無不可似也爲

老氏之言者曰虛靜虛靜亦聖人之德也爲釋氏之言者曰慈閔慈閔亦聖人之仁也爲申韓管商之言者曰足兵食正刑賞二者亦聖人之用也匿其所師之邪慝而附以君子之治教奚辨哉揣時君之所志希當世之所求以獵取彝訓而跡亦可以相冒當其崇異端尙權術也則弁髦聖人以恣其云爲及乎君子在廷法言羣進則抑摭拾堯舜周公之影似招搖以自詭於正夫帝王經世之典與貪功謀利之邪說相辨者在幾微則苟色莊以出之而不易其懷來之所挾言無大異於聖人之言而君子亦爲之動無或乎溫公明道之樂進安石而與之言也夫知言豈易易哉言期于理而已耳理期于天而已耳故程子之言曰

聖人本天異端本心雖然是說也以折浮屠惟心之論非極致之言也天有成象春其春秋其秋人其人物其物秩然名定而無所推移此其所昭示而可言者也若其密運而曲成知大始而含至仁天奚在乎乎人之心而已故聖人見天於心而後以其所見之天爲神化之主知言者務知其所以言之密藏而非徒以言也如其有一定之是非而不待求之于心則惻怛不生于中言仁者卽仁矣羞惡不警于志言義者卽義矣飾其言于仁義之圃而外以毒天下內以毀廉隅皆隱伏于內而仁義之言抑可不察安石之所能使明道不斥絕而與之交者此也當其時秀慧之士或相獎以寵榮或相溺于詩酒而有人焉言不及

于戲渝行不急于進取則奉天則以鑒之而不見其過將
以爲合于聖人之言而未知聖人之言初不僅在于此乃
措而進之謂是殆可與共學者與實則繇言之隱與聖人
傳心之大義微言相背以馳尤甚于戲渝詭遇之徒何則
彼可裁之以正而此不可也若溫公則愈失之矣其於道
也正其於德也疏矣聖人之言言德也非言道也而公所
篤信者道其言道也尤非言法也而公所確持者法且其
憂世也甚而求治也急則凡持之有故引之有徵善談當
世之利病者皆嘉予之而以爲不謬于聖人之言于明道
肅然敬之矣于安石竦然慕之矣乃至于蕩閑敗度之蘇
氏亦翕然推之矣侈口安危則信其愛國極陳利病則許

以憂民博徵之史則喜其言之有餘雜引于經則羨其學之有本道廣而不精存誠而不知閑邪於以求知人之明不爲邪隱之所欺必不可得之數矣凡彼之言皆聖人之所嘗言者不可一槩折也惟于聖人之言洗心藏密以察其精義則天之時物之變極乎深而研以其幾然後知堯舜周孔之治教初無一成之軌則使人揭之以號于天下此之謂知言而人乃可得而知固非溫公之所能及也窮理而後詭于理者遠盡性而後淫于性者詘至于命而後與時偕行之化不以一曲而敝道之大全知言者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之謂也明道早失之而終得之溫公則一失已彰而又再失焉悔之于安石敗露之餘而又與蘇氏爲

緣無他在知其人之言而不知古今先哲之言也

熙豐新法害之已烈者青苗方田均輸手實市易皆未久而漸罷哲徽之季姦臣進紹述之說亦弗能强天下以必行至于後世人知其爲虐無復有言之者矣其元祐廢之不能廢迄至于今有名實相仍行之不革者經義也保甲也有名異而實同者免役也保馬也數者之申保馬之害爲最烈保馬者與民以值使買馬給以牧地而課其孳生以輸之官洪武以後固舉此政于淮北山東而廢牧苑愚民貧母馬之小利于目前幸牧地之免征于後世貿貿然而任之迨其子孫貧弱種馬死牧地徙間歲納馬馬不能良則折價以輸一馬之值至二十五金積於闔寺而國

無一馬戶有此役則貧餓流亡求免而不得皆保馬倡之也夫馬非其地弗良非其人弗能牧也水旱則困于芻粟寒暑則死于疾疫惟官有牧苑而羣聚以恣其游息官有牧人而因時以蠲其疾官有牧資而水旱不窮于飼則一虛一盈孳產自倍自成周以迄于唐皆此制也漢唐車騎之盛用捍邊陲而不憂其匱奈何以誘愚民而使陷於死亡哉行此法者曾不念此爲王安石之虐政徒以殃民而無益于國馬相踵以行禍延無已故曰害最烈也保甲之法其名美矣好古之士樂稱說之飾文具以塞責之俗吏亟舉行之以爲可使民之親睦而勸于善邪則非片紙尺木之能使然矣以爲團聚而人皆兵可以禦敵邪則寇警

一聞而擄家星散非什保之所能制矣以爲互相覺察而
姦無所容邪則方未爲盜誰能詰之旣已爲盜乃分罪于
鄰右民皆重足以立矣以爲家有器仗盜起而相援以擒
殺之邪則人持數尺之仗蝕鏑之鐵爲他人以與盜爭生
死誰肯爲之責其不援而加以刑賊吏猾胥且乘之以索
賄而民尤無告矣如必責以器仗之精部隊之整拳勇者
賞之豪桀者長之始勸以梟雄終任以嘯聚當熙豐之世
乘以爲盜者不一而禍危昭著者則鄧茂七之起殺掠徧
於閭中實此致之也溺古不通之士無導民之化理固國
之洪猷實此以爲三代之遺美不已愚乎免役之愈于差
役也當溫公之時朝士已羣爭之不但安石之黨也民甯

受免役之苛索而終不願差役者率天下通古今而無異情驅遲鈍之農人奔走于不習知之政令未受役而先已魂迷既受役而弗辭家破輸錢畢事酌水亦甘不復怨村柚之空于室矣故免役之害日增而民重困者有自來也自宇文氏定租庸調之三法以徵之民也租以田庸以夫庸者民之應役于官而出財以輸官爲雇役之稍食也庸有征而役免矣承平久而官務簡則庸恒有餘而郡庫之積以豐見于李華所論清河之積財其徵也及楊炎行兩稅之法概取之而歛所餘財歸之內帑於是庸之名隱而雇役無餘資五代僭僞之國地狹兵興兩稅悉充軍用于是而復取民於輸庸之外此重征之一也安石唯務聚財

復行雇役之法取其餘義以供國計而庸之外又征庸矣然民苦于役乃至破產而不償責抑不復念兩稅之已輸庸當復納錢以脫差役之苦繇是而或免或差皆瑣屑以責之民民雖疲於應命然止于所應派之役而已朱英不審而立一條鞭之法一切以輸之官聽官之自爲支給民乍脫于煩苛而欣然以應乃行之漸久以軍興設裁減之例截取編徭于條鞭之內以供邊用日減日削所存不給有司抑有不容已之務酷吏又以意爲差遣則條鞭之外役又興焉于是免役之外凡三徵其役槩以加之田賦而游惰之民免焉至于亂政已亟則又有均差之賦而四征之是安石之立法已不念兩稅之已有雇貲而溫公之主

差役抑不知本已有役不宜重差之也此歷代之積敝已極然而民之願雇而不願差者則脂竭髓乾而固不悔也若夫經義取士則自隋進士科設以來此爲正矣納士于聖人之教童而習之窮季而究之涵泳其中而引伸之則耳目不淫而漸移其不若之氣習以視取青如自役心于浮華蕩治之中者貞淫之相去遠矣然而士不益端學不益醇道不益明則上之求之也亡實而下之習之也不令也六經語孟之文有大義焉如天之位于上地之位于下不可倒而置也有微言焉如玉之韞于山珠之函于淵不可淺而獲也極之于小而食息步趨之節推求之而各得其安也擴之于大經邦制遠之猷引伸之而各盡其用也

研之於經保合變化之真實體之而以立其誠也所貴乎
經義者顯其所藏達其所推辨其所異于異端會其所同
于百言論其所付于常人之心而驗其所能于可爲之事
斯焉當矣乃司試者無實學而于祿者有鄙心于是而王
幣錢福之徒起而爲苟成利試之法法非義也而害義滋
甚矣大義有所自止而引之使長微言有所必宣而抑之
使隱配之以比偶之詞絡之以呼應之響竊詞賦之陋格
以成窮理體道之文而使困于其中始爲經義者以革詞
賦之卑陋繼乃以詞賦卑陋之成局爲經義則侮聖人之
言者白首經營傾動天下而于道一無所覩如是者凡屢
變矣而因其變以變之徒爭肥瘠勁弱于鏡影之中而心

之不靈已瀕乎死風愈降土愈偷人爭一牘如兔園之冊
復安知先聖之爲此言者將以何爲邪是精義之納天下
于龔轡者自成宏始而潢決無涯豈安石之爲此不善哉
合此數者觀之可知作法之難矣夫安石之以成憲爲流
俗而亟改之者遠奉堯舜近據周官固以脅天下曰此聖
人之教也夫學聖人者得其精意而古今故以一揆矣詩
云思無疆思馬斯臧此固自牧畜之證而保馬可廢矣子
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不責民以弭盜之證也而
保甲徒勞矣周官行于千里之畿而胥盈于千徒溢于萬
皆食于公田則此民不充役之驗也則差役之虐政捐而
免役之誅求亦止矣記曰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則經

義者允爲良法也而曰順者明不敢逆也爲瑣瑣之法以
侮聖言者逆也細其逆而士可得而造存乎其人而已矣
誠得聖人之精意以行之而天下大治自立辟以擾多辟
之民豈學古之有咎哉

老氏之言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言兵者師之爲亂而已
矣王韶請擊西羌收河湟以圖夏王安石稱爲奇策而聽
之誠奇矣惟其奇也是以進無尺寸之功而退有邱山之
禍也以奇用兵而利者有之矣正不足而以奇濟之可以
嘗試不可以常用可以脫險不可以制勝可乘疲寇而速
平不可禦強敵而徐效如其用之抑必有可正而後可奇
也舍正用奇而恃奇以爲萬全之策此古今畫地指天之

妄人誤人家國者所以積也論者皆咎陳餘之不用李左車也使餘用左車之策韓信抑豈輕入其阱中者前車偶涉伏起受挫信亦自有以制之以漢之強信之勇加脆弱之孤趙井陘小蹶四面環攻餘固無術以繼其後惡足以救其亡哉一彼一此一死一生視其力而已矣唯在兩軍相持而不犯不須臾之頃姑試其奇發于其所不及防而震撓之可矣然而其不可震撓者固自若也議之于朝廷傳之于天下明示以奇而延之歲月以一試欲劔首者之一快而已矣夏未嘗恃西羌以爲援西羌未嘗導夏以東侵河湟之于朔方不相及也拓拔赫連端視劉裕之拔姚泓而不爲之動知裕之道爲已滅泓也則使宋莫盡羣羌

全有河湟之上什羣孤繇固不能守祇爲夏效驅除其能
乘風席捲進叩諒祚之壘乎其能大舉以西征與擇大
將整六師厭諒祚之疆以討僭逆之罪而諒祚據賀蘭以
自保于是遣偏師掠西羌以潰其腹心是或一策也收蜀
者棧道劔門夾攻之術也然而西羌各保其穴固且阻頓
而不能前令一矢不及于銀夏而遠涉沙磧河洮之險薄
試之于羌一勝一負一叛一服且不能制羌之死命夏人
睥睨而笑之然且栩栩自矜曰此奇策也安石之愚不可
殫矣在昔繼遷死德明弱儻從曹瑋之請捕滅之可以震
讐契丹者彼一時也席太宗全盛之餘外無澶州納賂之
尋宋無所屈于契丹內無軍士名散居歸農之令兵雖力

未有餘而尚未自形其不足且繼遷肉祖稱臣與契丹爲
胥齒則威伸于德明而契丹自震固必然之勢也抑謂兵
不可狃于不戰而以征夏之役使習勇而不倦亦其時夙
將猶存部曲尙整有可用之資勿以不用廢之也今抑非
其時矣弛不虞之防狎安居之樂者凡數十季徒以羣羌
散弱乘兪龍琦內附之隙徼幸以圖功然且謀之五季而
始城武勝七季而始降末征操彈雀之弓欲射猛虎惡足
以自強而使彼畏我以不相侵于未征之降未幾而孱懦
之秉常且憑凌而和宋之死者六十萬人其于正也無毫
髮之可恃而孤持一奇以相當且其奇者又非奇也然而
不敗者宋之有也是故奇者舉非奇也用兵者正而已矣

不以猜疑任將帥不以議論爲謀畧不以文法責進止時
芻糧精甲仗汰老弱同甘苦習擊刺嚴營陳堂堂正正以
臨之攻其所必救搏其所必爭誠有餘也而後臨機不決
間出奇兵以迅薄之而收速效故奇者將帥應變之權也
非朝廷先事之算也趙充國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此之
謂也老氏者持機械變詐以徼幸之祖也師之者速斃而
已矣

國民之交倣也自苛政始苛政興足以病國虐民而尙未
足以亡政雖苛猶然政也上不任其君縱欲以殄物下不
恣其吏私法以戕人民怨漸平而亦相習以苟安矣唯是
苛政之興衆論不許而主張之者理不勝而求贏於勢急

引與己同者以爲援羣小乃起而應之竭其虔矯之才巧黠之慧以爲之効於是汎濫波騰以導諛宣淫蠱其君以毒天下而善類壹空莫之能挽民乃益怨懟乃倏生敗亡沓至而不可禦嗚呼使以孝宗王黼輩貫朱勔之所爲俾王安石見之亦應爲之髮非而羣姦尸祝安石奉爲宗主彈壓天下者抑安石之所不願受然而盈廷皆安石之仇讐則呼將伯之助于呂惠卿蔡確章惇諸姦以引凶人之旅進固勢出于弗能自己而聊以爲緣也勢漸迤者趨愈下志蕩於始而乞正于末者未之有也是故苛政之足以敗亡非徒政也與小人爲類而害乃因緣以蔓延倡之者初所不謀固後所必至也夫欲使天下之無小人小人之

必不列于在位雖堯舜不能其治也則惟君子勝也君子
勝而非無小人其亂也則惟小人勝也小人勝而固有君
子其亡也則惟通國之皆小人通國之皆小人通國之無
君子而亡必矣故苛政之興君子必力與之爭而爭之之
權抑必有所歸而不可以泛權之所歸者德望兼隆之大
臣是已大臣不能持之于上乃以委之于羣工于是而爭
者競起矣其所爭者正也乃以正而爭者成乎風尚而以
爭爲正越職弗問矣雷同弗問矣以能言爲長以貶削爲
榮以罷問爲樂任意以盡言而唯恐不給乃揆其所言非
能弗相刺謬也非能弗相勸襲也非能無已甚之辭未然而
斥其然也非能無蔓延之語不然而強謂然也擣舉及

於纖微之過訐譏及於風影之傳以激天子之厭惡以授
羣小之反攻且躍起而自矜爲君子而君子小人遂雜糅
而莫能致詰如攻安石者無人不欲言無言不可出豈其
論之各協于至正心之各發於至誠乎乃至懷私不逞之
唐垌反覆無恒之陳舜俞亦大聲疾呼咨嗟涕洟而惟舌
是出於是人皆乞罷而空宋庭以授之小人迨乎蔡京王
黼輩興而言者寂然矣通國無君子何怪乎通國之皆小
人哉乃其在當日也非無社稷之臣德重望隆足以匡主
而倚國是若韓富文呂諸公者居輔弼之任而持之不堅
斷之不力如先世李太初之拒梅詢曾致堯王子明之抑
王欽若陳彭季誠皆有所不足力皆有所不逮而以潔身

引退倒授其權於新進之庶僚人已輕而言抑抑不足贊
人主之聽祇以益安石之橫且徒使才氣有裨之士挫折
沈淪不爲國用而驅天下干祿者鬱其覆軌望風遙附以
羣陷於邪諸公過矣而韓公尤有貴焉躬任兩朝定策之
重折母后之垂簾斥權奄以獨斷德威樹立亘絕古今神
宗有營利之心安石挾申商之術發乎微已成乎著正其
恩怨死生獨任而不可委者曾公亮王陶之瑣瑣者何當
榮辱而引身遽退虛端揆以待安石之縱橫哉韓公尤過
矣雖然抑非公之過也望之已隆權之已重專政之嫌先
起於嗣君之肺腑則功有不敢居位有不敢安權有不敢
執身有不可辱公亦未如之何也夫秉正以拒邪而使粹

起爭鳴之安石不得還者公之責也斥曾公亮之效訟韓公之忠以覺悟神宗安韓公者文富二公之責也乃文之以柔居大位無獨立之操富抑以顧命不與懷同堂之忌睨韓公之遠引而隱忍忘言及安石之狂興而姑爲緩頰下與小臣固爭緒論不得則乞身休老而自詡不污亦將何以質先皇而謝當世之士民乎韓公一去而無可爲矣白日隱而繁星熒嘒彼之光固不能與妖孛競耀也夫神宗有以燕雲定銀夏之情起仁宗之積弛宋猶未做非不可圖也和平中正之中自有固本折衝之道而籌之不素問之莫能酬荅然且懷私以聽韓公之謝政安得謂宋有人哉無大臣而小臣互解小臣無可效之忠而宵小高張

皆事理之必然者司馬范呂諸公強挽已發之矢而還入於彀宜其難已然則宋之亡也非法也人也無人者無大臣也李太初王子明而存焉豈至此乎

論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正者其言恒是而亦有非邪者其言恒非而亦有是故人不可以廢言是者有功而功不必如其所期非者無功而功固已施於世人不可以廢言而顧可以廢功乎論者不平其情於其人之不正也凡言皆謂之非凡功皆謂之罪乃至身受其庇天下席其安後世無能易猶且摘之曰此邪人之以亂天下者此之謂不思其反以責小人小人惡得而服

之已庇其身天下後世已安之而莫能易然且任一往之
 怒效人之訶誚而訶誚之小人之不服非無其理也而又
 惡能抑之章惇之邪灼然無待辨者其請經制湖北蠻夷
 探神宗用兵之志以希功賞宜爲天下所公非亦灼然無
 待辨者然而澧沅長靖之間蠻不內擾而安化靖州等州
 縣迄今爲文治之邑與湖湘諸郡縣齒則其功又豈可沒
 乎惇之事不終而麻陽以西沅淑以南苗寇不戢至今爲
 梗近蠻之民驅命妻子牛馬粟麥莫能自保則惇之爲功
 爲罪昭然不昧胡爲樂稱人之惡而曾不反思邪乃若以
 大義論之則其爲功不僅此而已也語曰王者不治夷狄
 謂沙漠而北河洮而西日南而南遼海而東天有殊氣地

有殊理人有殊質物有殊產各生其所生養其所養其
其君長部落其部落彼無我侵我無彼虞各安其紀而不
相瀆耳若夫九州之內負山阻壑之族其中爲夏者其外
爲夷其外爲夏者其中又爲夷互相襟帶而隔之絕之使
胸膈肘臂相亢悖而不相知非無可治而非不當治也然
且不治則又奚貴乎君天下者哉君天下者仁天下者也
仁天下者莫大乎別人於禽獸而使貴其生苗夷部落之
勉自君於其地者皆導其人以駢戾淫虐沈溺於禽獸而
播削誅殺無問於親疏仁人固弗忍也則誅其長平其地
受成賦於國滌其腥穢被以衣冠漸之摩之俾詩書禮樂
之澤興焉於是而忠孝廉節文章政事之良材乘和氣以

生夫豈非仁天下者之大願哉以中夏之治夷而不可行之九州之外者天也其不可不行之九州之內者人也惟然而取蠻夷之土分立郡縣其功溥其德正其仁大矣且夫九州以內之有夷非夷也古之建侯也萬國皆冠帶之國也三代之季暴君代作天下分崩於是而山之陬水之濱其君長負固岸立而不與於朝會因異服異制以趨苟簡至春秋時莒杞皆神明之裔爲周之藩臣而自瀕於夷則潞甲之狄淮浦之夷陸渾之戎民皆中國之民君皆諸侯之君世降道衰陷於非類耳昭蘇而黷祓之固有待也是以其國旣滅歸於侯服永爲文教之邦而彝倫攸叙故春秋特書以大其功豈云王者不治而任其爲梗於中區

乎永嘉之後義陽有蠻夷號仇池有戎名迨及蕩平皆與
汴雒豐鎬無異矣然則長沅澧靖之山谷負險阻兵者豈
獨非漢唐政教敷施之善地與出之泥滓登之雲達雖有
誅戮仁人之所不諱而勞我士馬費我芻糧皆以保艾我
與相接壤之婦子勞之一朝逸之永世卽有怨否可弗避
也君天下者所宜修之天職也夫章惇之立心逢君生事
以邀功誠不足以及此而旣成乎事因有其功旣有其功
終不可以爲罪迄於今日其所建之州縣存者猶在目也
其沿之以設若城步天柱諸邑之幕布者抑在目也而其
未獲平定爲苗夷之穴以侵陵我郡邑者亦可觀也孰安
孰危孰治孰亂孰得孰失徵諸事問諸心奚容揜哉概之

以小人而功亦罪是亦非自怕爲清議弗能奪也雖然固
有不信於心者存矣

善化賀長齡

同校刊

安化羅繞興

清泉後學楊

湖南重刊

宋論卷六終

宋論卷七

船山史論

明衡陽王夫之譏

哲宗

極重之勢其未必輕輕則反之也易此勢之必然者也順必然之勢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君子順乎理而善因乎天人固不可與天爭久矣天未然而爭之其害易見天將然而猶與之爭其害難知爭天以求盈雖理之所可而必過乎其數過乎理之數則又處於極重之勢而漸以嚮輕君子審乎重以嚮輕者之必漸以消也爲天下樂循之以不言而辨不動而成使天下各得其所巋然以永定而不可復亂夫天之將然矣而猶作氣以憤興若旦夕之不

容待何爲者邪古之人知此也故審於生民塗炭之極察其數之將消居貞以俟徐起而順眾志以圖成湯之革夏武周之勝殷率此道也況其非革命改制之時乎漢武帝銳意有爲而繁苛之政興開邊牟利淫刑崇侈進羣小以荼苦其民勢甚盛而不可撲也然而溢於其量者中必餒馳於其所不可行者力必困怨浹於四海者心必怵而不安故其末季罷兵息役弛刑緩征不待人言之游至而心已移矣圖已改矣其未能盡革以復文景之治者霍光輔孝昭起而承之因其漸衰之勢待其自不可行而報罷於是而武帝之虐劉天下者日消月沈不知其去而自已無他唯持之以心應之以理一順民志而天下不見德大臣

不居功順天以承祐承天之祐者自無不利也攷神宗之初終蓋類是矣當其始也開邊之志聚財之情如停水於厓土之隄而待決也王安石乘之以進三司條例使一設而震動天下以從其所欲於是而兩朝顧命之老且引退而不能盡言通國敢言之士但一鳴而卽逢貶竄羣小揣意指而進者喧不可息也此勢之極重者也然而固且輕矣安石之所執以必爲者爲之而無效矣河不可疏而淤則不登矣田不可方而故籍難廢矣青苗之收息無幾而逋欠積矣保馬之孳息不蕃而苑牧廢矣民怨於下士怨於廷而徹乎上聽矣高遵裕之敗死尸盈野棄甲齊山而天子且爲之痛哭矣安石則不肖之子撓之於內反面之

黨訟之於廷神宗亦不復以心膂相信鄧綰呂嘉問且嬰
顯罰王安禮糾兄之過而亟進升庸手實方田自安石抑
者皆自神宗而報罷矣使神宗有漢武之季其崩不速則
輪臺之詔必自己先之弗待廷臣之亟諫蓋否極而傾天
之所必動無待人也幾已見矣勢已移矣則哲宗立眾正
升因其欲燭之餘談撤薪以息之者乎其情澄其慮抑其
怒張之氣以泣之其不可行者已昭然其不可行無所利
者已昭然其有害能而弗爲之修弛而弗爲之督三季之
中如秋葉之凋向於凋坐而待其隕矣而諸君子積怒氣
以蹕之弗能須臾忍也曾靈光之弗若奚論古先聖哲之
萌元氣而養天下於和平哉牛之鬪虎已斃而鬪之不已

牛乃力盡而死安石既退呂惠卿與離叛而兩窮呂中公
司馬溫公以洎孫固吳充漸起而居政地彼蔡確章惇王
珪曾布之流無安石博聞強識之學食淡衣麤之節豈元
祐諸公之勁敵哉操之已蹙者畏之已甚疾之已亟者疑
之已深授之以不兩立之權而欲自居於畸重則昔之重
在彼者輕而今之重在諸公者能長保其重哉天方授我
而我不知力與天爭而天且去之矣夫豈有蒼蒼不可問
之天哉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勢之順而已矣此之不察乃
曰天祚社稷必無此慮天非不祚宋也謀國者失之於天
而欲強之於人以居功而樹德者爲之也

畢仲游之告溫公曰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

路所積錢粟一歸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餘於財而虐民之政可得而蠲大哉言乎通於古今之治體矣溫公爲之聳動而不能從不能從者爲政之通病也溫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民而廢實二曰防蔽而啟愚三曰術疏而自惜其清名而又爲天子惜於是諱言會計而一委之有司是未察其立說之義而蒙之以爲名也不言有無者非禁使勿知之謂也不於有而言無以求其溢不於無而計有以妄爲經營知其所入度其所出富有海內不當言無也不問錢穀者非聽上之糜之任下之隱之而徒以自標高致也出入有恒舉其大要業已喻於心而不屑屑然問

其銖累也若乃賓賓然若將浼已而去之此浮薄子弟之所尙而可以爲天子可以爲大臣乎自矜高潔之名而忘立國之本此之謂惜名而廢實習以爲尙而賢者誤以爲道之所存其惑久矣爲弼成君德之說者曰天子不可使知國之富也知之則侈心生於是而幸邊功營土木耽玩好濫賜予之情不可抑止李林甫丁謂之導君以驕奢唯使知富而已禁使勿知而常懷不足之心則不期儉而自儉之說也尤其大謬不然者天子而欲宜欲以尚侈乎豈憂財之不足而爲之衰止哉高緯孟景劉銀僅有一隅物力凡幾而窮奢以逞漢文惜露臺之費非憂漢之貧也奄有九州之貢稅卽不詳知其數計可以恣一人之揮斥者

雖至愚暗不慮其無餘唐元宋真既有汰心侵令日告虛
枵抑且橫征別出夫曠眉坐歎而相戒以貧鄙野小人施
之狂子弟而徒貽其笑欲止天子之奢而勿使知富則將
使其君如土木偶人唯人提掇而後可乎爲新法者本以
北失燕雲西防銀夏爲憂則亦立國之本圖固不當以守
財坐嘆導其君以抱壁立枯也此防蔽者之迂疏爲謀已
下也乃若術疏而不逮則雖博練如溫公吾不能信其不
然矣天子之不能周知出入之數畜積之實者有故方在
青宮之日旣無以此爲其所宜聞而詳告者矣迨其嗣立
耽宴樂而念不及之者勿論已即在厲精之主總其要不
能察其詳抑以此爲有代我以來告者而弗容亟問也若

大臣則亦昔之經生學以應人主之求者耳乃其章之所習長之所游政暇公餘之所涉獵卽不以宴遊聲色蕩其心而所聞所知者概可見矣下者詞章也進而上焉議論也又進而上焉天人性命之旨也卽及於天下之務亦上推往古數千季興廢得失之數而當世出納之經制積聚之盈歉未有過而問者故億其有而不知其未必有也億其無而不知其未嘗無也知其出而不知其出之何所支也知其入而不知其入之何所藏也知其散而不知合其散者之幾何也知其合而不知合之散者幾何也雖以溫公經濟之實學上溯威烈下迄柴民井井條條一者目擊而身與之然至於此則有茫然若羣川之赴海徒見其東

流而不知歸墟者何天之池矣則雖欲臚列租稅之所登
度支之所餘內府之所藏州郡之所積計其多寡而度以
應人主有爲之需固有莫捫朕舌而終以吃吮者則學之
不適於用而一聽小人之妄爲意計也其能免乎夫王安
石之唯不知此也故妄億國帑之虛而以桑孔之術動人
主於所不察元祐諸公欲誦其邪而惛然者亦安石耳則
相惻相值勿問貞邪而各以時競何異兩盲之相觸於道
其交誅也必矣夫唯大臣之不以此爲務而俾天子之卒
迷也故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守之者胥隸也掌之者奄宦
也腐之者暗室也籍之者蠹紙也湮沈而不可問盜竊而
不專詰嗚呼此皆蒔屋小民粟粟而穫之絲絲而織之銖

銖而經營之以效立國久長之計使獲免於夷狄盜賊之
摧殘者而君臣上下交置之若有若無之中與糞土均其
委棄智者所不能自已抑仁者所不忍忘者也天子大臣
非山椒水浹攜杖觀雲之畸士而曰此非所宜知也則孔
子曰足食足兵其爲俗吏之嚆矢與丁謂上會計錄以後
至熙寧元季六十季矣中歷仁宗四十三季之節儉民無
流亡國之所積可知也青苗均輸農田水利之所獲一部
婁之於泰山諸君子不能舉此以勝安石之黨且舌橋而
不能下徒以氣矜奚益哉

易曰天下之動貞勝者也貞勝者勝以貞也天下有大貞
三諸夏內而夷狄外也君子進而小人退也男位乎外而

女位乎內也各以其類爲辨而相爲治則居正以治彼之
不正而爭勝矣若其所治者貞而所以治者非貞也資於
不正以求物之正蕭望之之於恭顯劉琨之於聰勒陳蕃
之於宦寺不勝而禍不旋踵小勝而大不勝終以裁及其
身禍延於國故君子與其不貞而勝也甯不勝而必固保
其貞元祐諸公時此以成紹聖以後之禍善類空國事亂
宗社亦繇以傾亦慘矣哉新法之爲民病甚矣諸公順民
之欲急起而改之不謂其非貞也即辨於改父之非孝而
奉祖宗之成憲以正先君之闕失亦不可謂非孝之貞也
乃改之者諸公不自任其責嗣君不與聞其謀舉而仰聽
於太后於是盈廷之士僉曰后堯舜也普天之下胥曰后

堯舜也乃至傳之史冊而後世道聽之說猶曰后堯舜也
取后而躋之堯舜曰后堯舜矣其可抑堯舜而匝之后曰
堯舜后邪故曰擬人必於其倫倫者不相奪也諸公躋后
而堯舜之羣小抑后而呂武之以倫求之呂武雖不肖猶
其等倫而堯舜懸絕焉則呂武之說足以爭勝而亡忌倫
也者類也天之生是使別也草與木並植而芝蘭之芳不
可以爲梁棟鳥與獸並育而翟雉之美不可以駕戎車天
子與后敵尊而母后之賢不可以制道法非是者自喪其
貞而欲以勝物匪徒小人之反噬有辭也天所弗佑祖宗
之靈所弗憑依天下臣民亦懷疑而其情不固不貞者之
不勝古今之通義不可違也哲宗之立雖僅丈齡乃迫高

后之殂又七季矣后一日不亡帝一日不得親政則此七季者月之朗於夜非日之昱於晝也且晝雖陰而以炤物其能俾人洞見者視月遠矣天子雖幼而以涖眾其能俾人信從者視后多矣而不但此也位尊權重可以睢其所爲然且憚於惡而強爲善者自非上哲亦惟其名而已夫爲惡而惡之名歸之人而不與則無所憚而有委罪之路爲善而善之名歸之人而不與則不能強而徒挾不平之情實則資已之權藉以爲之名則去之嚴父不能得之於子而爲人臣者欲以得之君不已悖乎新法之敝神宗之暮季亦自知之矣水樂之敗悔不用王安禮之言王安石子死魄喪其志已衰王雱呂惠卿自相齟齬而神宗

已厭之矣鄧綰呂嘉問穢迹彰明而見紬矣蒲宗孟詆司馬君實而見訶矣孫固呂公著漸進而登兩府矣則使當國者述神宗之志以遺詔行之蠲青苗之逋欠弛俟馬之犂生緩保甲之練習以次而待哲宗於識知之後告以民生之艱苦示以租法之寬宏次第而除之使四海慕新主之仁而不掠美以歸北雞之曉曙夫豈不可必得者計不出此擁女主以行其志后一日不死天子一日隅坐畫諾如秉筆之內豎奉教而行卽以韓維蘇軾劉摯宋光庭輩處此其能頽首以聽焉否邪故人謂溫公守貞有道而未通乎變者非也溫公之所不足者正未能貞也貞之大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彝倫也事之綱紀也以陰禦陽

以女制男何殊乎以夷狄令中國以小人治君子乎坤之
初六曰履霜堅冰至當坤之初陰無失德非有堅冰之禍
而發端之始與乾相革則所秉不正在希微之間而詭於
其塗不可以復暄和高朗之宇固無待血戰而始知其害
也溫公胡不聞焉嗚呼國之將亂也黃髮蒼臣老死而無
與繼者神宗之季季韓富二公先後而逝文潞公雖存季
已遲暮且仁柔以召物議眾望所不歸也使有秉國鈞者
如韓公於英仁二廟嗣立之初持德威以翼戴當元祐三
四年間撤太后之簾以興革之權進退之柄歸之天子則
羣小無言可執無隙可乘而國定矣溫公權藉既輕道亦
遜焉徒待愚抵浮動之氣遷客躍起之情迫於有爲而無

服擇焉其能濟乎權輕者非勢之勝也道遜者非理之貞也捷反捷覆捷興捷廢天下皆喪其貞則女貞之夫先之也故曰古今之通義不可違也

置一說之短長以通觀一時之措施則其治亂安危可未成而決其必然於先曠千載而信其所以然於後無有爽也哲宗在位十有四季政出自太后者凡八季哲宗親政以還凡六季紹聖改元而後其進小人復苛政爲天下病者勿論矣元祐之政抑有難於覆理者焉紹聖之所爲反元祐而實效之也則元祐之所爲矯熙豐而抑未嘗不效之且啟紹聖而使可效者也嗚呼宋之不亂以危亡者幾何哉天子進士以圖吾國君子出身以圖吾君豈偕朝廷

爲定流品分清濁之場哉必將有其事矣事者國事也其
本君德也其大用治教政刑也其急圖邊疆也其施於民
者視其所勤而休養之視其所廢而修明之拯其天災懲
其吏虐以實措之安也其登進夫士者養其恬靜之心用
其方新之氣拔之衡茅而相勸以君子之實也豈徒紹聖
哉元祐諸公之能此者幾何邪所能卓然出其獨至之忱
超出於紛紜爭論之外而以入告者劉器之諫覓乳媼而
已伊川請就崇政廡和講讀勿以暑廢而已范淳夫勸帝
以好學而已自是而外皆與王安石已死之灰爭是非寥
寥焉無一實政之見於設施其進用者洵非不肖者矣乃
一唯熙豐所貶斥之人皇皇然力爲起用若將不及豈新

進之士遂無一人可推轂以大任之樹百季之屏翰者而徒爲嶺海遷客伸久鬱之氣遂可無曠天工乎其恤民也安石之新法在所必革矣頻年豈無水旱而拯救不行四海豈無冤民而清問不及督行新法之外豈無漁民之罟吏而按劾不施觸忤安石之餘豈無行惠之循良而拔尤不速西陲之覆敗孔棘不聞擇一將以捍其侵陵契丹之歲幣屢增不聞建一謀以杜其欺侮夫如是則宋安得有天下哉一元祐諸公揚眉舒憤之區宇而已矣馬呂兩公非無憂國之誠也而剛大之氣一洩而無餘一時夔屈求仲之放臣拂抵於蠻煙瘴雨之中憤憤自得出不知有志未定之冲人內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朝不知有不修明

之法守野不知有難仰祈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
強敵一舉而委之夢想不至之域羣起以奉二公爲宗主
而日進改圖之說二公且目眩耳熒以爲睢罷此政絀此
黨召還此人復行此法則社稷生民鞏固無疆之術不越
乎此嗚呼是豈足以酬天子心膂之託對皇天質先祖慰
四海之孤惻折西北之狡寇而允稱大臣之職者哉吾誠
養君德於正則邪自不得而窺吾誠修政事以實則妄自
無從而進吾誠慎簡干城之將以固吾圉則微功生事之
說自息吾誠釐剔中飽之弊以裕吾用則培克毒民之計
自消吾誠育士以醇靜之風拔賢於難進之侶爲國家儲
才於百季則姦佞之覬覦自戢而善類之濯磨日宏曾不

出此而夜以繼日如追亡子進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退也退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進也興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革也革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興也然則使元祐諸公處仁英之世遂將一無所言一無所行優游而聊以卒歲乎未見其有所謂理也氣而已矣氣一動而不可止於是呂范不協於黃扉雒蜀朔黨不協於羣署一人竄立於上百尹類從於下尙惡得謂元祐之猶有君宋之猶有國也而紹聖諸姦駕駟馬騁康莊以進莫之能禦矣反其所爲者固師其所爲也是故通哲宗在位十四季中無一日而不爲亂媒無一日而不爲危亡地不徒紹聖爲然矣當其時耶律之臣主亦昏淫而不自保元昊之子孫亦偷安而

不足逞藉其不然靖康之禍不能待之他日也而契丹衰
夏人弱正漢宣北折匈奴之時會乃恣通國之精神敝之
於一彼一此之短長而弗能自振嗚呼豈徒宋之存亡哉
無窮之禍自此貽之矣立乎今日以覆攷哲宗之代之所
爲其言洋溢於史冊以實求之無一足當人心者苟明於
得失之理安能與登屋遮道之愚民同稱慶快邪夫君子
之自立也有節而應天下也有道心之無私不待物之不
我辱而後榮爲之有實不待法之無所敝而後治故入其
朝觀其所爲讀其書觀其所成聚天下之聰明才力以奉
一人而理萬物不期正而無不正然後其興也必也此則
君子以自靖而靖天下者也豈徒伊呂哉兩漢之盛唐宋

之初無有不然者夫誰如哲宗在御之世貿貿終日而不知將以何爲也

善化賀長齡

同校刊

安化羅繞典

清泉後學楊

湘重刊

宋論卷七終